

燈火下樓台

俞大綱先生紀念文集



研

燈火下樓臺

——俞大綱先生紀念文集

66•11•0236

燈火下樓臺

編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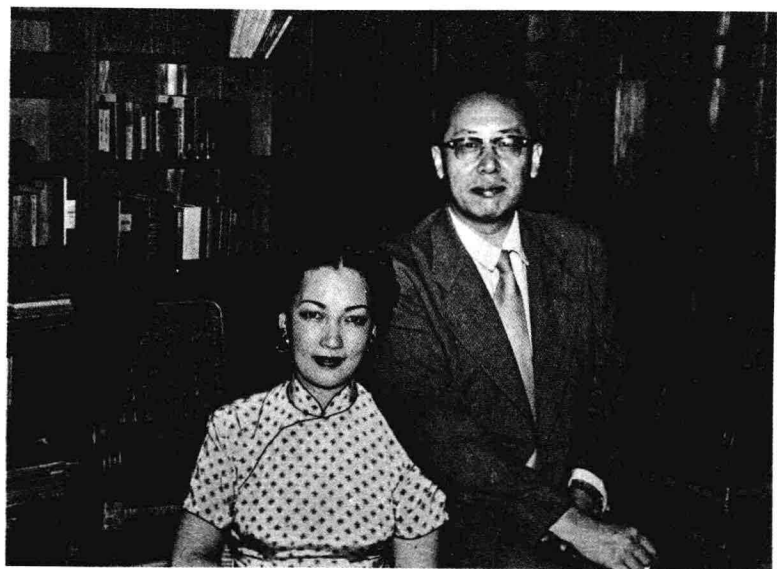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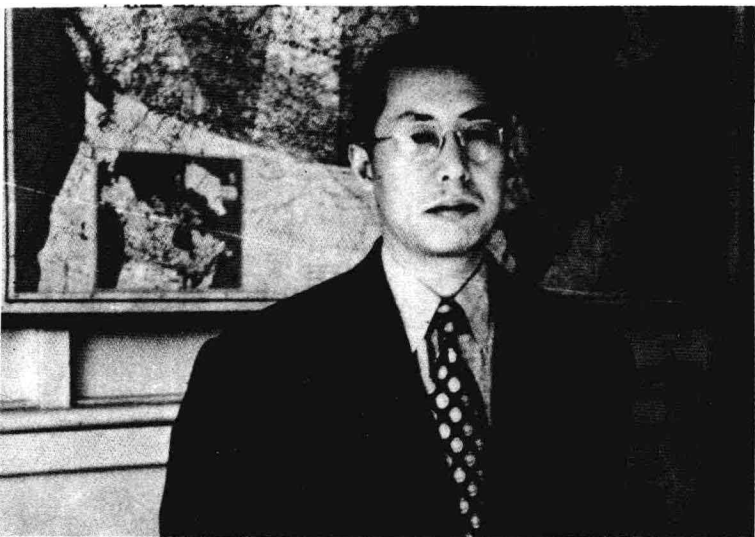
定價：新台幣三十元



影留台來港香由年二十四國民，婦夫綱大俞



(起左)妹兄綱大俞、綵大俞、維大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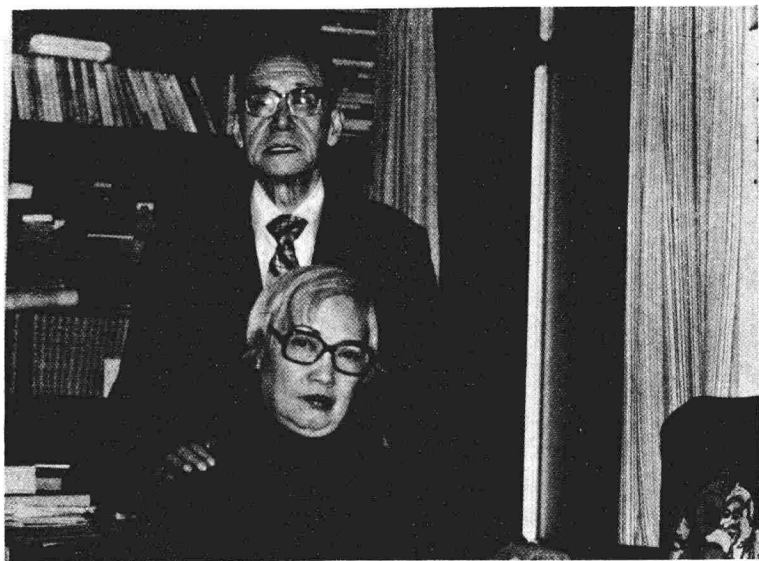
俞大綱先生於三十五年，招商局派駐加拿大時攝



俞大綱先生十六壽誕時攝



俞大綱夫婦（中二）於俞大維先生十八壽誕時攝



俞大綱夫婦，民國六十六年攝於大安廈新書房



俞大綱先生，民國六十五年冬攝於新居書房

目錄

弟弟：你得太突然了·····	俞大綵	一
悼念俞大綱先生·····	傅樂成	二
一位通達的長者·····	楚戈	九
俞老師最後的一次談話·····	楚戈	二七
燈火下樓臺·····	羅龍治	三三
缺憾還諸天地·····	蔣勳	四〇
令人難忘的俞老師·····	郭小莊	五三
哭俞老師·····	施叔青	五九

悼俞大綱老師·····	李 昂 七
哲人已萎·····	陳秀芳 九
立雪再生來·····	陳怡真 九
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邱秀文 一〇
懷念俞大綱先生·····	李亦園 二三
俞大綱先生與臺灣地方戲曲的研究 ·····	邱坤良 二三
中國戲劇的學理和「李娃傳」劇本 之一、二·····	王珮珊 二五
敬悼俞大綱先生·····	卜幼夫 二四

弟弟：你去得太突然了

俞大綏

弟弟，你爲甚麼如此突然的不辭而別，形單影隻，悄悄的走向另一個世界，一去不返？

僅僅四個月前，我拿着剛寫完的「憶孟眞」文稿，到大綱家給他看，想在文章發表之前，徵求他的意見和得到他的批評。

他穿着一套舊睡衣，從書房走到客室，坐在一張搖椅上，在一盞昏暗的臺燈光下，仔細閱讀；我突然感覺到他有老態，很像我們晚年多病的父親——父親也只活到六十八歲。

弟弟：你去得太突然了

過了一段沉寂的時刻，我問他的意見，他啞着嗓子說：「寫得好嘛。」接着，雙手掩面涕泣，哽咽着說：「姐夫死得太早了！」

大綱患有先天性心臟擴大症，感情不宜過於激動。我不敢在他面前流淚，沒有留下來吃晚餐，便起身辭去。臨行時，他淚痕未乾，輕輕拍着我的肩膀說：「我勸你，更希望你，以後多寫文章。」

是的，依照他的願望，今夜，我又在嘗試寫作了。但萬萬料不到，我要寫的竟是一篇哀悼我最親近，最疼愛的弟弟的文字！

廊外夜來香的芬芳，在晚風中一陣陣的透入紗窗，一對金絲鳥縮着脖子在籠中並肩安息。我居處簡陋，在此室中，我常跟大綱說笑，我說，用『斯是陋室』來形容我的家，很合適，但下半句，我便不配引來自誇了。他却極爲欣賞我家鳥語花香的氣氛。

好寂靜的夜！小香爐中三柱檀香，輕烟裊裊上升。我淚眼模糊，彷彿又看見弟弟清癯的面容，聽到他低沉的聲音，輕喚一聲「懷姐」。我禁不住失聲痛哭。窗外

有細雨聲，如泣如訴，使我幾度擱筆，不能成書。

我們在上海長大，家中兄弟姊妹衆多。大維居長，大綱最幼，排行第八，兄弟姐妹叫他「小八」。我長大綱一歲，是幼女，小名「懷細」，兄弟姐妹們叫我「小懷」，大綱稱我「懷姐」。

我倆從小一起長大，直到十四五歲，分別住入男女學校，可以說是形影不離。在我的記憶中，我們自幼不曾爭吵過一句，遇事總是互相禮讓，愛聽母親爲我們講「融四歲，能讓梨」一類的故事。稍長，更加友愛，從中年直到「從心所欲」之年，尤增互相關切。他關懷我的勞累，貧困，獨居的生活，我則不僅關懷，更加憂慮，他多年的心臟病。我深感內疚與遺憾的，是近幾年來，我除勸他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外，不曾盡力強迫他做每年例行的健康檢查。現在後悔已太晚了。說甚麼後悔，內疚，遺憾，弟弟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而他對我呢，多年前他對一切關懷的「古」事，暫且不談（去年在他的學生歡宴他的餐會上，他曾笑着自喻爲老古董）。

幾年前，我忽然收到大綱用掛號信寄來臺幣四千元支票一張。當夜來電話，說他所得到的四萬元文藝獎金他希望我分享一部份，買些愛吃的和欣賞的花草等等。他不敢親自送來，因為他深知我的「古怪」脾氣，一定不肯接受。他笑着說：「我送來，遭你當面『原物退還』」（平劇樊江關劇詞）豈不傷了老姊弟的和氣？」我桌上，小几上，擺設的一些小巧玲瓏的陶器，小磁觀音，木刻聖母像等物，都是他物色到，買來送給我的。如今，觀物思人，倍增悲感。

連夜不能成眠，伏案小睡，朦朧中走入童年時優遊嬉樂的世界。父母親非常注重兒女的教育，長兄大維出國深造時，大綱與我才十一二歲，其他諸兄姐們，到十二三歲，均被送入學校住讀。因大綱與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師先讀國文，另有一位陳女士教英算。來我們家寄讀國文的有譚季甫（現任臺灣造船公司董事長）譚韻（陳冠澄夫人，現在美國），他們是譚組庵先生的幼兒幼女，陳辭修夫人譚祥女士的幼弟幼妹。我們四人，朝暮相處，情同手足。

大綱於民國四十八年撰并書「譚季甫伉儷五十雙壽紋」第一段說：先嚴君與茶

陵譚畏公昆季綺歲定交久而彌篤晚共構廬於上海塘山路蹤跡益密文酒之會月無數日曠畏公有事於粵海以家事重屬先君並遣季甫偕其弱妹韻寄讀於余家東塾與余姊大綵同受業於衡陽胡舜欽師溯洄往日垂四十年矣。

我們的國文先生（當時不稱老師而稱先生），湖南衡陽人，姓胡，那時年已過六十，學問好，教導極嚴，但慈祥和藹。我們作文寫得好，詩詞背得熟，老先生便買糖果給我們吃。

我們輪流被叫起來背書，起立背向先生，背着雙手，身體左右搖擺，朗朗背誦唐詩，宋詞，六朝文賦等等。常常到下午放學前十多分鐘，趁先生閉目養神時，大綱與我相約高聲背誦，把先生驚醒，即告知放學的時間已到，便飛奔到園中頑耍去了。

「將軍一去，大樹彫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弟弟幼童清脆可愛的嗓子，好像又湧到我耳邊，我又好像看見他瘦弱的身體，左右大搖大擺。這一切不是昨日的事麼！